

[夕花朝拾]之故园琐忆

嫁衣

□范利娟

父亲说,我母亲是坐着轿嫁到他家的,戴着凤冠,系着长裙。我很诧异。没想到,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家乡,还有这样古老的婚俗。

我见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,她站在外婆身边,穿着粗布衣,梳着两条粗粗的长辫子,眉清目秀,透着少女的青涩。她和我父亲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,从小就认识,并不像那时的大多数夫妻,婚前对对方一无所知。不知当年被轿夫晃悠悠地抬到夫家的路上,她有着怎样的心情。是羞涩?是不安?还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?

后来,结婚不兴坐轿了,把队里的胶皮轱辘大车借来,用苇席搭个车篷,套上骡子,就可以赶着去接新娘了。新郎穿什么都无所谓,实在穷,还可以借别人的衣服穿,也没人笑话,但是再穷的人家,也得给新娘做嫁衣,这是规矩。一般来说,在确定恋爱关系后,男方就该给女方“截衣裳”了。有人去公社的供销社,有人去关林会,条件好的人家讲究些,会跑到洛阳市里。

也有极个别的例外。我的一个本家爷爷,爱上了他的远房侄女,家族所有人都和他们反目了,只有大队干部支持他们自由恋爱。结婚时,他们没坐车,也没穿新衣,在干部们的簇拥下,步行着被小学生们敲锣打鼓送进了新房。那个新娘,虽然没有嫁衣,可她被当年在农村很稀罕的爱情滋润着,肯定也是无比幸福的吧。

我姨结婚时,坐的是拖拉机。姨夫家不富裕,给我姨做衣裳的布是在关林会上买的华达呢,花了十来块钱,在当时算很时髦了。我姨今年六十岁,子孙满堂,住着三层小洋楼,年年都有穿不完的新衣,结婚时的愿望,总算实现了。

二十多年前,人们渐渐有了积蓄,结婚时大方多了,嫁衣远不止一身,布料也华丽起来。我记得姐姐结婚时,流行做缎子棉袄,那时的新娘差不多都要做好几件。等布料和棉花备齐,姐姐就去找街西头手最巧的婶婶,请她做棉袄。

当接新娘的汽车停在大门前,喜庆的鞭炮惊天动地地响起来,姐姐穿上带刺绣花朵的红缎子棉袄,羞涩地走向全新的生活。嫁妆柜子里,装着几十条床单被褥,装着其余几件鹅黄、浅紫的缎子棉袄,艳丽的颜色,盛开的花朵,预示着婚后的幸福。

婚纱刚在农村出现时,上了岁数的人都觉得难以接受,这与中国人以红色表达喜庆的习惯相悖,而且婚纱轻薄,尚在严冬,新娘难免受苦。和我住同一条街的林娃爷家,儿子的婚期在腊月,他担心了多日,还是遇上了风雪天。儿媳下车时,风刮得正紧,雪下得正猛,她化了妆的小脸被冻得乌青。街坊四邻议论纷纷。林娃爷又急又心疼,忍不住小声嘟囔:“棉袄多好,又挡风又保暖,偏去穿个那,也不知美到哪儿了?能得不轻!”惹得众人一阵大笑。

如今,穿婚纱已是平常事了。“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,谁看了你的日记;谁把你的长发盘起,谁给你做的嫁衣……”不管是谁做的嫁衣,都有对新人、对婚姻的美好祝福。

[洛城笔记]

冬日暖晴

□黑玉辉

冷风吹着吹着,把久久不散的雾霾吹散了。天,一如既往的蓝。

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冬日午后。我在阳台上溜达,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,冷风刮不进来。只有阳光,透过明亮的窗子扑进来,经过一上午的酝酿,已经有了浓浓的暖意。

冬日里有暖阳,就像春天里有花香一般,是上天给我们这些凡人的馈赠,怎能不安然享受?

我沏一杯热茶,坐在躺椅上,拿起新买的《汪曾祺散文》,读着汪老短小精悍的文章,霎时间走入书中,让云南的山茶花、北京的秋花、高邮的野菜花开满脑海。

在读书之余,在这样一个有暖阳的冬日午后,极适合遐思,可以想一想生活,想一想自己。光阴流逝,转眼又是一年。这一年时光匆匆而过,犹记得四月牡丹飘香的洛城,以及七月难耐的炎热。转眼间,便已秋叶飘落,一片枯黄,再回首,已是隆冬,天寒地冻。

就这样匆匆走着,不记得来路,也忘记归途;不知怎样出发,也不知如何到达;说是为生活奔忙,其实终日惶惶。如果我能够像神灵那样在云端坐定,便能看到自己如蝼蚁一般,匆匆忙忙把馒头屑搬回家。没一

日清闲,没一日自己能控制,就这样画地为牢,就这样困住了自己。

被困住的,还有生活。互联网编织成一张大网,一张天罗地网,疏而不漏。可一日无肉,不可一日无手机;可一日不说话,不可一日无Wi-Fi。今日,最动人也是最凄凉的情话,莫过于“让我做你的手机”。只有这样,你我才能形影不离。殊不知,当我们低头看手机的时候,荒废了多少美好的光阴,也错过了多少绚烂的景致,蓝天白云、绿树红花、幽幽鸟鸣、声声蝉噪,就这样淹没在被浪费的时光里。

看见花开,首先想到的是拍照,而不是去闻一闻花香;看到雾霾后的蓝天,首先想到的是发朋友圈,而不是偷得浮生半日闲,尽情享受一番。想起来,无穷无尽的惭愧便涌上心头。

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,喂马、劈柴,周游世界;从明天起,关心粮食和蔬菜。我有一所房子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”海子写下这首诗已经27年了,我们仍旧在城市的隆冬守望,从来不曾改变,仍然借着时代进步的名义,故步自封,困守围城。

太阳落了,天渐渐转凉,茶已饮尽,书未读完。当合上书走进卧室的时候,我为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:如果明天仍有暖阳,我要把这本书读完。



相看两不厌 苗青 摄

[若有所思]

轮椅上的冬天

□李玲

有一段时间,我是讨厌冬天讨厌雪的,因为冬雪的寒冷,不仅让我的关节疼痛加剧,更让我的心冰到极点。

十二岁时,我因患类风湿性关节炎,导致瘫痪。卧床的那年冬天,经常下雪,我看着灰蒙蒙的天空,常常不知所措。

奶奶劝我到外面看看,我却摸着自己疼痛的双腿,哭了。这样子怎么见人呢?我开始诅咒这该死的病,诅咒这该死的雪。

后来,奶奶不知从哪儿抱回一堆书给我,说:“不出去就看看书吧。”

钻进书里的那些日子,我的心慢慢找到了些许平静,偶尔竟也能在雪花的晶莹间读出几分诗意来。只是,走出去,直面雪的寒冷,我始终不敢。

越是不敢,越是有事要发生。

放寒假时,学校来通知了,说我的休学证需要一张证件照,要我马上去学校照。我不去,奶奶却说,没有休学证,等我病好了,就不能继续上学。我没办法,只好任由奶奶抱上轮椅。

那是我卧床两年来第一次出家门。我紧紧地裹住羽绒服,由奶奶在后面推着。走上一段坡路时,奶奶一个趔趄,差点儿摔倒。我劝奶奶回去,后面却跑来一帮同学,七手八脚地把我推到了学校。

照相时,大家围着我问我的病情,问我怎么不出来玩,声声句句饱含真诚,没有丝毫歧视,我便渐渐放松了警惕,和大家聊起来。照完相,他们又把我推到操场上,打起了雪仗,那雪球噼里啪啦地乱打过来,完全不当我是个病人。我躲了几下,躲不过,便也捧起一把雪还击。我们叫成一团,欢笑声在校园上空回荡……

回家时,太阳已透过云层,在天地间折射出万道金光。我的心情豁然开朗,终于发现,原来走出来也没那么可怕。

慢慢地,我开始坐着轮椅,试着一个人出家门。同时,在同学和老师的鼓励下,我开始拿起笔,追逐我的作家梦。

困境可怕吗?不,只要以一颗勇敢的心去面对它!